

少年一推理事件簿

孤獨的霸王

撰文／翁裕庭 繪圖／陳小雅

拜託講人話行不行？

這句話聽起來蠢斃了，偏偏我總是脫口而出。難道我的大腦少了根筋，導致不該講的話會不受限的隨口說出來，讓自己顯得無腦、很不靈光？

頭腦的反應比別人慢半拍，我很討厭這樣的自己。

「王元霸的頭腦如果有他的拳頭一半快就好了。」這是馬玉珍的口頭禪。哼，我發現她嘴角上揚，帶著惡毒的笑意，就知道她在嘲笑我！笑吧，儘管笑吧，看看笑到最後的人會是誰。

其實想一想，會一直跟我抬槓互動的人，班上也只有馬玉珍了。

如果哪天我被誰拐走了，世上會有人懷念我、甚至試圖把我找回來嗎？

「王元霸，要不要去打球？」「要不要去福利社買汽水喝？」像這一類的對話，在學校幾乎不曾上演過。前一陣子宋謙請了幾天病假，結果那幾天我像孤魂野鬼似的一個人晃來晃去。我知道自己人緣不好，大家都離我遠

遠的，說我會霸凌別人。拜託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好嗎？我對別人動手動腳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。最後一次還碰了軟釘子。

「王元霸，等一等。」我愣了一下。這是近十天以來，第一次有人在校園裡叫住我。回頭一看，居然是黃宗一，



他仍然一身白上衣黑長褲，襯衫鈕釦還扣到最上面一顆，叫人看了就覺得氣悶。

「幹嘛？」

「你右腳的鞋帶鬆開了。」

「關你什麼事？」

「你這樣很不對稱，」黃宗一面無表情的說。「要嘛你將右腳鞋帶綁緊，不然就把左腳鞋帶解開。」

我一時呆住了。換做是以前，我可能會一拳K下去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讓我碰軟釘子、叫我出不了手的人正是黃宗一。那時候他剛轉學過來，正經八百的穿著和很跣的講話口氣，讓我的拳頭硬了起來。當時我往他左肩拍下去，沒想到他側身閃過。噢，莫非他也學過跆拳道？

「你打我就等於我打你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這就是反作用力。」

「拜託講人話行不行？」

這小子到底在說什麼，我一個字也沒聽懂。他個子明明矮我一截，可是講起話來理直氣壯，像個大人在教訓我似的。通常別人被我一瞪，多半嚇得皮皮剝，趕緊轉移視線，黃宗一反而直視著我，露出一無所懼的眼神。我爸說過，什麼都不怕的人最不好惹。跟他同班幾個月下來，我發現他心臟超大顆，不管發生任何狀況都不會慌張。老實說，現在的我，私底下對他還滿服氣的。

「綁就綁。」我一邊說，一邊蹲下來綁鞋帶。仰望他離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想通我爸講的那句話：「要學著把自己擅長的事情發揮到極致。」黃宗一對於科學知識的熱愛，足以轉換成解決問題的能力；而我從小三開始學跆拳道，就是要讓自己的力氣更大，拳頭更快，能夠快如閃電的擊敗敵人。

「你去學跆拳道吧。」

回想當年我爸這個提議，說不定就此改變我的一生。我爸自己開公司當老闆，為了拚事業他常不在家，結果把我媽氣跑了。把我安置在武術館，他就不用擔心晚上沒人在家陪我。那時候我才九歲，上完第一堂課後，師傅對我爸說「你兒子可能是武術奇才！」過沒多久，我就可以和我好幾歲的師兄對打，甚至以下對上打敗他們。我爸知道之後樂歪了，他笑呵呵的說「不會念書沒關係，至少要像男子漢一樣能打！」

我是很能打沒錯，但其實我沒那麼愛打架，說我霸凌同學根本是誤會一場：四年